

I267

Y27j

撒花人

杨华方 著



A0770803

海天出版社

中国 ● 深圳

责任编辑 方映灵

装帧设计 芳草

'97 深圳文艺丛书

撒花人

杨华方 著

出版发行 海天出版社

地址 深圳市彩田路南海天综合大厦

邮编 518020

印刷 深圳市龙洲印刷包装有限公司

电话 1392906760

开本 787mm×1092mm 1/32

印张 11 字数 210 (千)

1997年8月第1版 1997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5000册

ISBN 7-80615-677-1/I·174

总定价 225.00元 本册价 15.80元

撒花人

小时候我就喜欢画画，常在表哥家的阳台上画湘江的流水，岸边的青山和烂漫的山花。有一次，表哥指着画上的花问我：“你知道花是哪里来的吗？”我不加思索地回答道：“地上长出来的。”表哥摇摇头。我赌气地说：“不是地上长的，还能是天上掉的？”表哥笑道：“哎，就是天上掉的。”

他说，很久很久以前，地里是长不出花来的，那时的花，都开在蓬莱仙乡，人间谁也看不到。后来有个仙女深知人间的愿望，便悄悄地在花园里采摘了许多很好的花，踩着云彩，把花撒向了人间。于是，花在地上生下了根，人间便有了各种花的名字，人们四季能闻到花的馨香，人间生活便增添了花的色彩。

听完这个故事，我不由感叹地说：“这个仙女真好。”

表哥歪着头对我说：“我以后也做个仙女。”我刮着脸笑他：“伢子还能当仙女？”表哥却一本正经地说：“嗯，我就是要做一个像仙女一样的撒花人，撒下许多好看的花，让仙女看了都要吐舌头。”多天真的语言，多纯朴的童心！

十多年后的一天，我又去表哥家。一进表哥的家门，我就闻到了一阵阵的馨香。循着那使人清心醒脑的香气，我径直走到了阳台上。哟，小小的阳台竟成了花的世界，盆栽的紫荆繁花满壁缠绕，白如洁玉，紫如晚霞，嫩绿如翡翠，金黄似艳阳；金边吊兰和银边吊兰自吊钵向外舒枝展叶，或伸头，或探脑，如一只只顽皮的金丝猴在玩着倒竖金睛；妩媚娇艳的花瓣，天鹅绒一般迷人的花蕊，沁人心扉的花香，使人如痴如醉，心驰神往。百花丛中，表哥戴着一顶带紫色探火镜的炼钢帽，正蹲在地上看着花，他时而把探火镜翻下来，时而翻上去，像好奇的儿童观看搬窝的蚂蚁，像生物学家发现了昆虫的秘密。那样子真有味。

表哥见我来了，高兴地拉我看他栽的花。几年没见面，表哥已是一个俊小伙子，在湘江河边一家钢厂当炼钢炉长。他对花是那样的熟悉，兴致勃勃地讲着各种花的特点和性格。

我问表哥：“你最喜欢哪一种花？”

表哥说：“最喜欢的是田箕黄。”说罢，他将一种花茎只有筷子高，但没有筷子粗，纤细弱小，其貌不扬的小黄花指给我看。我想不到表哥会喜欢这种花，而且还将这种花摆在阳台上最显目的地方。表哥对我说，

不要光看她花枝小，其实她娇小得可爱，特别是她那一朵朵金黄的花儿，不但他喜欢，他们那一班炼钢的小伙子都很喜欢。

我不知道表哥他们为什么对田箕黄有着特殊的感情。第二天，我随表哥去沸腾的十里钢城。在热浪滚滚的炉台上，表哥那一班五大三粗、虎背熊腰的同伴们，正在炉前龙腾虎跃般地打铲、加料、堵炉门。那富有节奏感的投料三步跳像优美的舞蹈；隆隆的马达仿佛在为他们刚健有力的舞姿伴奏；炉膛中的钢水，如海浪滚滚翻腾，似山洪咆哮不息。

一个工人取出一勺钢样。钢样倒在圆形的小钵里跳跃着欢快的火花。我发现，表哥在看钢样时，总将帽檐上的探火镜翻下来，又翻上去，很像他在阳台上看花的那个动作。有时，他和他的同伴们看着跳跃的火花，像小孩似的喊着，跳着：“田箕黄！”“没开叉。好啊，又一炉田箕黄。”他们对田箕黄都很熟悉，都有同样的感情，好像田箕黄是他们心中最理想的花朵。

我不解其谜，问表哥道：“你们把火花喊成田箕黄是什么意思？”

表哥说，取钢样时，钢水会跳跃出不同颜色的火花。钢水好，跳出的火花是金黄色一朵朵，不开叉，就像那一朵朵金黄色的田箕黄。要炼出优质钢，就得适时加温，就得会看火候。有时等化验结果，要耽误许多珍贵的时间，所以，他们常常从看田箕黄的花色中，练会看火候，练会从钢样的火花中鉴别钢水的冶炼程度。

正在这时，炉顶上掉下几块砖来了，一股冲天的火

焰从缺口喷出来。大家都急了，缺口漏火，炉温下降，轻则影响钢的质量，重则整炉钢水都要报废。大家都争着去堵缺口。表哥推开大家，自己带着几块耐火砖，踏着竹跳板，爬上滚烫的炉顶，冒着火舌将一块块砖头塞进了缺口。汗水雨一样地从表哥脸上簌簌地往下掉，掉在炉顶上，冒起一缕缕热气。

“当——”终于，出钢的钟声响了。表哥屹立在操纵台上，一扳电闸，一条金龙似的钢铁洪流，从出钢口倾泻而出，在钢罐里溅起千万朵钢花，就像金黄色一朵朵的田箕黄，纷纷扬扬，闪耀着金色的光芒。

表哥的脸充满着自豪的神态，洋溢着幸福的笑容。紫雾在他身边飞舞缭绕，钢花从他身边飞向四面八方。他身边有五彩缤纷的色彩，有迷人眼目的花光——我眼睛看花了，我好像看见紫雾缭绕中的表哥是在半天云中，他踩云踏雾将那凝聚自己良好心愿的钢花，撒向祖国的山山水水……。

多么动人的画面。我不禁想起表哥小时候讲的要向人间撒下美好花朵的心愿来。表哥，你如今不就是一个撒花人么！

争 端

下了夜班，延林回家爬上床，刚刚闭上眼睛，就被鸡叫惊醒起来。延林很不高兴地爬起，打开床头柜的抽屉，在里面乒零乓朗地翻来翻去。

唉，今天又忘记了吃药。

延林没有神经衰弱，也没有什么失眠症，怎么要吃这白丸子？都是妻子，别出心裁，想弄个彩电冰箱，弄套现代化家俱。她说物价如今是那样涨呀，彩电卖到三千多。于是，家中那步把宽的阳台，合把宽的厕所，公共走廊，妻子都利用起来，成为她放鸡笼的地方。鸡笼分上下两层，根据地方大小有的安放上中下三层。这里几层那里几层，加起来就是几百只鸡，一年下来，比当个规规矩矩的工人强多了。只是左右上下邻居吃苦了，特别是热天，鸡屎臭经久不息，又逗来了许多蚊虫，嗡嗡飞叫，咬人一口又痛又痒。邻居怨声载道，妻

子不放在心上。今年又是一个新花招，说是进鸡崽太贵，要自育鸡苗，于是养了只良种鸡公。这下子就更加热闹了，除了闻臭气遭蚊虫叮咬外，还得听那叫鸡公啼鸣。这鸡白天叫了不算，深更半夜还扯起嗓子吊半天。延林在车间倒班，有这半夜鸡叫，哪里睡得安稳？熬了数日，无奈，只得到医院拿点白丸子帮忙。

摸来摸去没摸到，延林只好开了灯，在床头柜中翻出一个瓶子，然后穿上拖鞋叭哒叭哒地到客厅寻茶杯，然后，端起暖瓶哗啦哗啦地倒开水，然后……

妻子醒了，上小学的儿子敏敏也揉着眼睛望着延林。

“你就不能轻一点呀？硬要把我们弄醒才心甘！”妻子说。

延林没好气地对妻子说：“那个要你养这背时的叫鸡公。”

“怎么，又怪我的叫鸡公？”

“叫你杀了，不杀。你明明晓得我是开车床，噪音大。你是看我车间里没有噪够吧，回家又让我听听鸡叫。上班听机器叫，下班在家听鸡公叫。你看你看，”延林一顿牢骚，亮出手掌上准备抛进嘴里的白丸子，愤愤地说：“我都要神经了，现在只有靠这个。”

“你又不是不知道，这白鸡公是用来做种的，怎么能杀呢？”

这鸡是妻子的重点饲养对象，妻子给它喂黄豆，挖蚯蚓，喂得一身滚壮。鸡在地上追逐玩耍，像一团白雪，滚过来滚过去，妻子说她眼睛看花了，像是看见满

地都是白花花的小鸡崽子。妻子好生喜欢，更加优待它，还给它起了个名子叫滚地雪。

“不杀，四邻五舍都不安了。有了这滚地雪，我跟着也赚骂了。”延林想起邻居在背后的骂又气来了。

“什么，骂？骂就骂吧！人家骂，你也□罗哩□罗嗦呀。你天天吃的蛋哪里来的？你老是麻辣子炒鸡哪里来的？你不是也想看大彩电吗？有本事拿个三五千的给我去买呀！又要吃羊肉，又嫌羊有骚，你……”

“我宁愿过安稳日子，也不过你这吃鸡吃蛋的烦人日子。”

“你……”

夫妻两个的声音越来越激烈，儿子从床上坐起来，揉着眼睛叫道：

“还吵，还吵，我明天还上不上学？”

“喔喔喔——喔！”滚地雪又叫了起来。不晓得是叫第几遍了。

“算啦算啦，我也要睡了。”几粒白丸子下肚，延林眼皮沉沉的有些睁不开了。那安眠药在镇静他的神经。妻子白天上班，下班喂鸡也很累的，看延林睡了不吭声，一个人嘟哝着翻了翻身也睡了。儿子敏敏却老在床上翻来复去，半天没睡着。

第二天晚上，延林下夜班回来，刚要上床，想起还有件事，便又到床头柜里找那白丸子，白丸子竟不见了。噫？这是怎么回事？找来找去没翻着，人又疲劳，倒在床上，眼睛眨着眨着，生怕那鸡叫睡不着，却一直

没有听见鸡叫，仿佛是在幽静的山林中，背底下垫着厚厚的树叶，小鸟停止了鸣叫，仰面是满眼繁星……

在这恬静的树林中不知过了多久，延林突然听见妻子在喊叫。忙睁眼一看，天已大亮。荷呀，这一觉睡的真香。好久没睡这样的安稳觉了。

“那个烂手烂爪的，那个坏心眼的，他的心眼从脑顶坏到脚底根了，二日不得好死的……”

是妻子在骂街哩。大清早就在走廊里叫呀骂的，骂什么呢？延林穿好衣服，趿着鞋跑过去问道：“什么事？什么事？”

妻子指着走廊间鸡笼的下层道：

“你看！你看！”

延林低头一看，那鸡笼的下层门开着，滚地雪叫鸡公耷拉着脑袋像团白棉纱，在里面一动也不动。延林明白了什么，心里不觉涌现一种轻松感，见邻居一张张诧异的脸，便把妻子拖进屋，道：“算了算了，不就是一只鸡么。”

“哎，一只鸡？如今市场上的鸡不是屁眼上流着白稀屎就是胸骨像把刀。你哪里去买这样的好鸡公？良种啦，一只肉鸡可养到十一二斤。我明年的鸡都靠它哩。”

“都已经趴下了，骂有什么用？”

“就是要骂，就是要骂。肯定是那个老不死的郭老头，退休了没事晚上打麻将白天睡大觉，睡不着怪我的鸡。老不死的家伙，明日我——”

“你怎么？你呀，人家上个礼拜就到他姑娘家去

了。”

“哪？那肯定是那个二猛子。他几次讲我这鸡讨嫌，要去买包老鼠药。”

“你不要乱疑人。”延林又告诉她，“二猛子出差到上海宝钢去两天了。”

“哪？哪？那肯定是那个花花小姐英妹子。昨天，她过身对着这鸡吐了口痰。刚才我骂，她赶忙进屋去了。”

“哎呀，你不要怀疑这个怀疑那个了。”延林又劝她，“英妹子怀了毛毛，她吐是怀毛毛的反映，她躲进屋里是怕你那高喉咙大嗓子吓到她肚子里的细毛毛哩。她怀毛毛的反应都顾不过来，还会顾你的鸡。”

“哪，这鸡？……”

延林和妻子争辩不休，忘记了该搞早饭吃。儿子敏敏跑步回来了，妻子才想起该做早餐。

儿子敏敏见爸爸妈妈都僵着脸，不放心地问道：“爸，妈，你们又吵架了？”

妻子“扑”地一声把煤气灶点燃，没有答言。延林在袋子里往外掏烟。儿子敏敏想了想，走到延林面前。

“爸爸，”他望着延林问道，“你昨晚不是睡得很好么，怎么还跟妈妈吵？”

延林望着可爱的儿子，亲昵地摸了摸儿子的头，想起昨天夜里那鸡没叫，于是睡了个甜美的觉，原来是滚地雪再也不能叫了，不觉微微笑道：“睡得好！睡得好！我和你妈不是为睡不得觉吵哩。”

“嘿嘿嘿嘿，”儿子得意地一笑，道：“这一下就好

了,爸爸,妈妈,你们以后再也不用半夜吵架了。”

“你有什么办法?”

“我每天晚上给滚地雪吃几粒安眠药。它睡着了,就不会吵爸爸了。”

“什么什么?”延林和妻子都抓住儿子,“你给鸡吃安眠药?”

“是呀!你们看,昨晚我给它喂了七八粒,它睡觉去了,就忘记了啼鸣,也就吵不着爸爸了。”

延林脸上不觉掠过一丝微笑,转眼看了看妻子,妻子正气得目瞪口呆。

1986

祖 坟

“祖坟里是你爹爹的爹爹和爹爹。”朱老信又向他在养路工班的儿子讲这祖坟的故事。

儿子在养路工班四、五年，每次回来，朱老信总要跟儿子讲讲。尽管这祖坟的事讲了好几回，他还是不厌其烦地讲。这一回，儿子对祖坟产生了兴趣，围着祖坟的麻石围子转，眯着眼睛看祖坟的正前方，望祖坟的后面，仿佛要证实他朱家祖坟所在地到底是不是像朱老信说的是一块风水宝地。

“那时，你爹爹的爹爹。”朱老信又说。

那时，朱家的家业多旺呀，周围十几里的田垌都是他朱家的。到了他爹爹的爹爹时，他爹爹的爹爹爱赌钱打牌，把这一垌垌的好田输给了人家。清末光绪年间，县府里要修条三米宽的马路，从这里一直过衡山。那划线的大笔一挥，马路从他朱家祖坟上过。那还了

得！朱老信爹爹的爹爹要保这祖坟。可田产输光了，怎么去打点打点呀？船烂了还有三斤钉。他把家里的细软变卖了一些，把划线的请到家里，麻鸡婆炖参又香又补，浑白的米酒一碗碗地灌，临出门时塞给划线的一百个银花边。那划线的补得一步三摇地走了。后来，马路就绕过了朱家祖坟，在枫树坳村口留下个U急弯。

朱老信说，他爹爹的爹爹败了家产后，到他爹爹的手上还没有振兴起来，不想却因祸得福，土改时没有家产就没有划为地主。这可能是地下的祖宗得知世道会变，故要前辈败掉家业。不然，土改时背上了地主这黑锅，自己当队长？儿子吃国家粮？家里起新屋？……一宗宗好事都莫想轮到我朱家头上。

现在公路上跑的汽车越来越多了，奔驰的丰田的桑塔拉的黄河的夏利的，多得挤不下了。过完年，村里人传说枫树坳这条公路要拉直加宽，拉直的公路就从朱家祖坟上过。因为有些司机在这U弯上出了好多事。有一回，车拐急弯，车轮从一个老人的头上碾过，碾得脑浆四溢。村人见了一个个惊叹不已，都怪这司机，接着说这司机也怪不得，怪只怪这早先划线的，好好的一条路，到这里做么子又要绕个急弯呢？

朱老信听得消息不以为然，认为这是杞人忧天。这些人是吃饱了饭没事做，找点话来磨牙。朱老信心中有数，关于这条公路从他祖坟上过的消息，他听了无数八回，每回都是开始讲得轰轰烈烈，结果都是石头丢进水里，起几个浪纹就没得事了。

这天，儿子回来了，说帮他迁坟。朱老信惊道：“真的吗？”儿子告诉他，这弯好误事，不拉直不好。上面已经批准了，这坟迟早是要迁的，早迁早好，不然，推土机来施工，那里就搞手脚不赢。朱老信急了，这回公路怕是真要从祖坟上过了。儿子是养路工班的哩！儿子从来不讲空话。这祖坟一迁，这风水宝地，我朱家这些年刚刚振兴了一点的事业，到时不就这么完了么？

朱老信在屋里呆站着，儿子交给他一对喜欢喝的酒，两条黄把子烟，他都没得兴趣。忽而，他拉住儿子道：“你能不能想点办法？”

“办法？”儿子不以为然，道，“还有么子办法好想呀？”

朱老信说：“你在养路工班干了那么多年，总认得那些修路的人吧！你一定得找个熟人帮忙，倾家荡产也得保住这坟不迁。你晓得吗？这坟地气好，换个地方，哪里有这个样的风水？那时候……”

儿子自然晓得爹爹又是要讲爹爹的爹爹如何倾家保坟的故事。他眯起眼睛笑笑，摇摇头说：“我想不出办法来。”

朱老信恼了，骂道：“你，你要不是祖宗庇荫，你还想读书？在这里吃国家粮，拿国家工资？你枉为朱家的后代。”

儿子道：“爹爹，那我们更应该迁了。弯路你不拉直，永远是个弯的，让后代人老走这个弯路要得么？这个弯路上出了好多事。日后车子越来越多，若是我朱家后代开车，在这弯路上开来开去，如祖宗在地下有

知，他们也不会心安啊！”

朱老信一时哑言，片刻，又愤愤骂道：“你，你不是我的崽，你这个逆子逆孙，滚！”

朱老信骂走了儿子，当晚睡在床上辗转反侧，不能入眠。唉，怎么办呢？他想起了爹爹的遗言，想起朱家祖上为保这风水宝地付出的心血，若这次公路从祖坟过，百年之后，有何脸面去见列祖列宗啊！不禁自觉惭愧，睡不着，只得爬起来，拉开灯，到五屉柜上寻烟抽。柜上有两条带黄把子的烟，还有两瓶好酒。这是儿子托人从城里买来孝敬他的。唉，儿子怎么没有门路呀，这俏烟名酒市面上难得买到，他不是买来了？嗯，是心不在这里。

朱老信打开一包烟，抽出根刁在嘴上，正欲去寻火柴，忽又把那盒烟拿起来，完后，在五屉柜里翻腾了一阵，翻出一扎绿花底的票子，塞进那空烟盒里，然后喜笑颜开地寻出个黑提包，将烟酒往提包里塞。天无绝人之路。他想。

第二天，朱老信提着这个沉甸甸的黑提包，搭车来到城里。嘿嘿，爹爹的爹爹用的法子他今天捡起来用了。为了这风水宝地，破费点算个什么！

公路局办公室里好生静寂，第一间办公室里有个妹子，朱老信站在门口问道：“妹子家，你们搞划线的是哪个？”“划线？划什么线呀？”妹子睁着亮眼，惊奇地反问道。“就是，就是修路前要规划路往哪里走时划的那线。”“嘻嘻嘻嘻，”妹子笑了起来，“你讲的是公路设计。”朱老信鸡啄米似的点着头：“是呀是呀！”

“我就是划线的。”妹子说。

“你？”朱老信看看妹子年轻嫩嫩的脸，不相信。又看了看妹子指着她桌上的图纸，相信了，但又不放心，问道，“枫树坳的那个公路弯，你划的线？”

“那个弯呀，”妹子用手指了指隔壁道：“在那间屋，朱工划的。”

朱老信推开隔壁的门，那里面正坐着个人，低头在桌上画着什么，看那人侧影好生面熟。他擦擦眼睛，是面熟哩。熟人好，熟人更好打讲。他把那装有烟酒的袋子往桌上放，边放边轻轻地叫了声：“朱工！朱工！”

那人答应一声，抬起头来。朱老信呆了。那人一看朱老信，忙站起身来，接过朱老信手上沉甸甸的袋子。朱老信惊讶地往后打了个趔趄。那人忙扶住他在沙发上坐好，并亲切地叫着：“爹，你怎么啦？你怎么啦？”

“你……，你……？”

“爹，你先喝杯茶吧！”

朱老信气得结结巴巴，可他还是不相信自己，站起来问道：“你，你在这里上班？”

“是呀！是呀！”

“枫树坳要拉直的线是你划的？”

“是呀！”

朱老信蔫了，皱脸恼得像只霜打的秋茄，紫黑紫黑，手脚软疲疲无力地坐在沙发上：“你，你，你这个不肖子孙呀！”